

澳華新文苑

第1178期 (A)

布文詩兩首

對世界的認知

對世界的認知你總是與眾不同
比如說春天來了
是你手捧一束玫瑰
你說此刻手中捧著一個春天
春天的花開
從一個女人的手心裡開始

偉大這個詞你只用過兩次
第一次
是看見兩隻螞蟻抬著一根魚刺
艱難地把魚刺搬進了一個洞穴
第二次是聽養蜂人講述
一隻工蜂辛勤勞作、
累死累活28天的一生

當雪花從天而降你說那是白雲
在一片一片拔下自己的羽毛
至於流水
流得有點緩慢
你認定流水是有年齡的
流水老了以後
走路也是顛顛巍巍的

你說秋天是一位畫家

在時間的顏料裡
寫了一部萬紫千紅的小說
小說封面的那個女子
不能過於清晰她是朦朧、
神秘的
像一片落葉伏在大地上

夜晚這個詞最難理解
它與抽煙、酗酒、曖昧、
失眠
混雜在一起
在放空最後一滴紅酒後
半個月亮
都是你的殖民地

月亮

你以菩提的光芒予世間大愛
我是你照耀的
萬分之一
你以沉默度我 佛光撒向大地
仿佛攤開我一生走過的路
河流和山川 都埋在我心底
川流不息

因為潔白 我愛上夜色
沒有人比你更默契

我的每一次傷感你也傷感
我們互為眼淚
比頭頂更高一點的地方
是雲天的海
我們以淚相擁
流向那裡

想家的時候我把你
比喻成另一個你
想你的時候就用月餅把你咬疼
疼得你彎了腰
疼得你彎了腰鑽進我的身體
世界一片靜止
人間滿目芳菲

你拂洗過的天空 比天更藍
藍得飛鳥經過時 都要發出驚叫
他們把湖水當成鏡子
把鏡子當成你
我的每一個贊美 都從湖心開始

以暮色為起點 我們
徹夜長談。眉目所及之處
都變成我們談話的媒
用煙用酒用茶用咖啡
一直用到露水
當我們用風談話的時候
我便掐滅煙頭 原諒了所有的人

參加《王存德先生捐贈作品展》開幕典禮札記 恆心馬

堪京節日多歡樂，妙筆丹青贈世人。
華裔高風揚海國，緬懷存德好精神。
受熊大蒂老師的邀請，我懷著一種緬懷的心情，參加了於2024年10月5日下午在澳洲中華文化中心舉辦“王存德先生捐贈作品展”開幕典禮。

這次展覽以完成王存德先生的生前遺願，捐贈巨幅作品《堪培拉的節日》給澳大利亞政府機構為目的，而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將會在2025年多元文化節舉辦隆重的“捐贈儀式”。這將是《堪培拉的節日》捐贈前的最後一次在悉尼的展覽。

王存德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他有著深厚藝術造詣。除了繪畫之外，王存德先生在書法領域也有很高的造詣。他擅長書寫各種字體，其書法作品線條流暢，端莊秀麗，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今天，我們在這裡舉辦捐贈王存德先生珍貴作品展，既是對他的緬懷和紀念，也是對他藝術生涯的一種肯定和傳承。主辦方希望通過這次展覽，讓更多的人了解王存德先生的藝術成就，感受他的藝術魅力，傳承他的藝術精神。

澳大利亞華人團體協會副主席、澳洲國際兒童婦女聯合會主席鐘穎女士主持開幕典禮。她首先表示歡迎大家參加由澳洲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主辦、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和澳大利亞炎黃畫院協辦，並由悉尼手工藝術沙龍承辦的《王存德捐贈作品展》的開幕典禮。接著她介紹了《堪培拉的節日》這幅巨作的藝術特色和傳世價值（見另文）。

出席開幕典禮的嘉賓有：澳大利亞華人文化聯合會榮譽顧問黃慶輝先生，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何與懷博士，中華文化之友創會主席、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永遠名譽會長丘雲庵先生，澳中商業峰會主席楊東東先生，全球漢詩總會澳大利亞分會常務副會長王香谷先生，悉尼詩詞協會會長張青先生，澳大利亞琴棋書畫協會會長魯仲能先生，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榮譽院長譚文華女士，澳大利亞華校聯誼會張學豐博士，澳大利亞炎黃畫院院長李愛民女士，全球詩藝協會創始人廖世敬先生。

黃老首先致辭，他贊揚王存德先生是很棒的藝術家，捐贈義舉很有意義。何與懷博士致辭，他說這幅巨畫是王存德先生的代表作；還有一幅《三岔口》，是世界上最獨一無二的作品。澳中商業峰會主席

楊東東先生致辭，他贊揚王存德先生是中華文化辛勤耕耘的傳承者。丘雲庵先生致辭，他贊揚了王存德先生攀登四個高峰：是一位基礎非常堅固的、藝術造詣很高的現實主義畫家；是一位有深厚功底的傳統書法家；是一位著名的藝術工藝設計家；還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教育家。李愛民院長回顧了與王存德先生接觸的點點滴滴，贊美他的高尚品質和富有成就的藝術人生。譚文華院長發表講話，對王存德先生生前對研究院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謝！張學豐博士回顧了在辦學的過程中，曾得王存德老師的幫助和支持。廖世敬先生發言，期待王存德先生的捐贈作品展獲得圓滿成功。

熊大蒂老師致答謝辭。她表示衷心感謝大家能參加今天的開幕典禮！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她介紹了王存德老師創作巨畫的生活環境和創作難度，讓我對王存德老師更加肅然起敬！

王存德先生簡介：1939年10月出生於北京，1955年進入北京美院附中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三年，後入北京中央工藝美院（現為清華美院）深造。1988年定居澳大利亞，曾任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後為研究院藝術顧問。因突發腦溢血，於2023年9月10日下午三時去世。

王存德一生勤奮，曾出版《動物圖案》、《花卉圖案》、《風景圖案》、《中國古代圖案》等書籍，1988年為天安門城樓設計大型龍鳳宮燈至今高高懸掛。曾為澳洲皇家造幣廠設計錢幣圖案。他的重彩人物畫《堪培拉的節日》240cm x 1250cm 在悉尼奧運期間展出兩個多月，獲堪培拉日報詳細報道。

連續兩年為澳洲電話公司設計中國十二生肖：虎、兔電話卡。他以持久的毅力，曾花二個半月時間抄錄了“中華歷代書法講座”總長為50米的書法長卷。他的作品：鄧小平像《至深情愛》榮獲第八屆世界華人藝術大會《金獎》；榮寶齋出版發行了《王存德畫集》。2018年獲澳大利亞中國書畫終身成就獎。

王存德先生一生謙和，一身才藝，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和學習！

熊大蒂老師說，存德一生為他人繪了不少畫像，卻沒有為自己畫一幅自畫像。感謝藝術家沈嘉蔚老師為存德繪了一幅珍貴的畫像。

除了《堪培拉的節日》巨幅捐贈畫作，還展出了一些有特色的作品。

澳華文學的歷史存在和獨特意義 張奧列

不管如何評價澳大利亞華文文學，它都是一種不可忽略的歷史存在，其不同階段都有其存在的獨特意義。

早在一百多年前，澳華文學就出現了萌芽狀態。當年中國人乘船入境澳洲悉尼，先要在岸邊衛生檢疫站隔離數月，審核身體是否健康才能入境。那時北悉尼隔離區就有華人在石碑上寫下打油詩，以表達其時郁悶無奈的心情。而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1900年游訪澳洲開展保皇運動，當地華文報紙也有刊載他訪問的詩詞、游記。1925年，有位叫“譚仕沛”的華人出了本中文自傳《閱歷遺訓》，記述了他在光緒二年從廣東到澳洲淘金的經歷，細節頗為感人。這一時期還發現了一些日記、回憶錄及舊體詩等，都可視作澳華文學的雛形。

由於西方對華人的歧視，澳洲於1901年推出移民法案，實行“白澳”政策，原有的五份華文報紙一度絕跡，文學影子也隨之消失。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澳建交，“白澳”政策遭廢除，隨後八十年代大批東南亞華裔難民湧入，辦起了報刊；繼而台港移民增多，香港《星島日報》、《新報》登陸澳洲；九十年代紛至沓來的中國留學生也辦起眾多報刊，台灣《自立快報》也進入澳洲。這些報刊都有副刊，推波助瀾，澳華文學因此復蘇，重新起步。悉尼、墨爾本、布里斯班成立了作家協會，並組成全澳的華文作家協會，澳華作家因而形成了一個文學方陣，進入世界華文文學史冊。

九十年代的澳華作家，最具實力的是來自台港及東南亞移民中的專業人士。如梁羽生雖封筆武俠小說，仍出版了文化隨筆《筆花六照》、《名聯觀止》等。夏祖麗不僅有多部寫澳洲移民生活的書，其寫母親林海音的傳記《從城南走來》在台灣頗有影響。黃玉液的《沉城驚夢》、《怒海驚魂》也成為越南難民題材小說的經典。陳耀南的雜文隨筆、黃雍廉的現代詩，都產生一定影響。

與此同時，中國留學生的散文雜文寫作也日益活躍，“悉尼八怪”、“悉尼九仙”更名聲漸響。留學生獲居留身份後，轉型為新移民，創作類型更為多樣化。進入新世紀，澳華文學由中國出版界推出三套叢書。2002年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的《澳洲華文文學叢書》，分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雜文隨筆五卷。這是海外各國華文文學最早推出的第一套叢書。2003年中國文聯出版社的《澳華文萃》除了上下卷，還包括11位作者個人集；2004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第三類文化系列叢書·澳洲專輯》，含小說、散文、紀實三卷。這三套叢書，合共收錄近百位澳華作家的各種類型作品，其中絕大部分作者是中國新移民。可惜的是，這三套叢書都沒在中國舉行首發式，也沒專門推介，相信也沒多少海內外學者讀過，更不要說評點了。其實如果花點心思去閱讀，也許會發現澳華文學的一些亮點。若稍作推介，也許會讓澳華文學邁上新台階。如今，最佳時機已錯過，叢書中的許多作者已歸隱山林，淡出文壇，而堅持寫作的，也大多沒能在中國及海外市場找到更多感覺。

至此，澳華文學的歷史走到一個階段，即澳華文學的出現到基本成熟的階段

性存在。如果說這個存在有什麼獨特意義，至少有兩點：一、澳華文學的形成在海外漢語世界中改變了北美專美的文學版圖，歐美亞澳得以互通共榮，世華文學面貌更加完整豐富。二、中國新移民作家走上了澳華文學的歷史舞台並支撐起澳華文壇，他們之中，有來自中國的文化人，也有居澳後才走上文壇展露才華者。他們反映的生活面五花八門，文體也多樣，但作品都顯示了一種澳味華風，即澳洲風情與華人生態的糅合，澳洲觀念和華人文化的交集，既有難舍的母國情結，又有與日俱增的居住國情懷。其中一些中英雙語作家如歐陽昱、畢熙燕等還聯通了澳洲主流文學。

進入新世紀，澳華文學開始邁上一個新的台階，即不斷走向成熟，努力在世界華文文學場域中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雖然早期活躍的一些作者靜默了，但近期仍有一些作者持續創作，還有一些新來的移民作者冒出，不少作品在兩岸三地和歐美報刊發表、出版、獲獎。如西貝、映霞的詩歌，夏兒、抗凝的長篇小說，崖青、王若冰的微型小說，辛夷楣、劉海鷗、何與懷的紀實作品，史雙元、洪丕柱的文化隨筆、胡仄佳、李雙的散文等等，都以各自特色凝聚澳華文學品格，提升澳華文學的影響力。

那麼，當下澳華文學又有什麼獨特意義呢？我以為可以從兩個層面去觀察。一是作家作品對本土歷史文化傳承的關注，一是對當地日常生活精神情感的捕捉。

先談談對本土歷史文化的傳承。這不是一般地書寫當地歷史，而是一種用中國經驗比照異國經歷，中華文化比較西方文化，從華人的角度感知西方社會，並從中捕捉海外中外人士的生存體悟。

且以三本書為例，兩本非虛構性作品，一本虛構性作品。先說說我的《飛出悉尼歌劇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這是由四個故事組成的紀實文學。書中四個不同身份的人物傳奇，四段迥然不同的人生經歷，都展現了澳洲華人的文化品格，也有澳洲華人百年歷史的呈現。既可以說是一種歷史沉思，也可以說是一種比較文化。

在悉尼到處都有中餐館，都可以吃到家鄉菜。許多當地華人或中國游客，吃著新鮮的中國蔬菜體味著鄉情的時候，卻渾然不知這些菜幾乎都是澳洲的高要人種的。高要只是廣東一個小地方，但高要菜農在澳洲約有六萬多人。澳洲華人史上除了有個淘金熱外，還有一個種菜潮，這也是今天中國餐館遍地開花的一個淵源，所以我寫了悉尼蔡家四代種菜故事。這不僅僅是蔡氏四代的家族史，更是澳洲高要人140年的種菜史，悉尼菜園的變遷史，其實也是一個半世紀澳洲中國移民的奮鬥史。

關於澳洲華人歷史，澳洲官方資料有所記載，但較零星散碎。也有一些學者寫的澳洲華人文史書籍，但這些專著對華人歷史還留有一些空白，特別是細節方面。比如說，悉尼唐人街是如何形成的呢？唐人街的中國人生活又是怎樣的？史書記載不多，也不甚明確。但我採訪了唐人街“活字典”方勁武僑領，從他的親身經歷並參考有關史料，拼湊起悉尼唐人街的歷史碎片，讓讀者從這幅歷史拼圖中，見證了唐人街半個多世紀的變遷，看到海外華裔異域生存的陽光與陰影。（未完）



張奧列在溫州大學談澳華文學。